

四書正義

下論

四書義論

桐城周大璋聰俊鑒定

同學劉中葵駟寬然閣

先進章○此矯當時文勝之弊以維禮樂意上節述時論之失下節斷以已意而矯其失也中字是主

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用以得中為貴但風會日流人心不古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得宜自今人觀之則見其朴陋而以為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凡今之人則見其華美而以為君子也則時人之所尚可知矣○朱子曰禮樂只是一個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或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是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舞出無眼底不好意見是煩碎耳○李岱雲曰士大夫而曰賢蓋時人崇尚虛文只有煩文禱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貌而且謂之有學問矣○謹按野人也君子也要見其目下當意程註先下文質得中等句在前中用今反謂之作骨未用周末文勝云云作斷最得語氣若但依時人意說不分是非下節從先進先已無損了

論如其用之則我必從先進蓋禮樂之用貴乎得中先進文質相稱正吾所典型牽之者也雖冒野人之名亦何恤哉○饒襲舉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實在理則為適中○謹按下從後進即在從先進內一毫模糊不得提出吾字與時人緊相對則字有毅然不惑意雖是自言其如此却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記閑子憲言行者四而其一直

稱閑子疑閑氏門人所記也

於字即下用字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如用之則吾

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胡氏心嘗有無眼深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

是維挽風氣皆歸於中意用之只在當上說不必說到得位行道如字亦非假設之詞

從我章○此夫子追思與難之賢門人因記其人以是之

論子曰吾嘗厄於陳蔡弟子多從我者今則或仕或歸不但有隱顯之異且有序沒之殊皆不在吾門矣能無係吾思哉○謹按弟子甚眾不及門者想非一人胡為不思而獨思從於陳蔡者以其與難也皆字句無悞悞神悞

論門人因夫子之言而記其人謂當時從夫子於陳蔡有踐履篤寡長於德行皆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則宰我子貢有才識通達長於政事者則冉有季路有聞見博洽長於文學者則子游子夏以數言之賢相從於患難中宜夫子思之而不忘也○朱子曰德行著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為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著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著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李德裕曰聖人只是思其人非簡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在胸中記者因記其人遂列為四德其所以長如此故註云非目非齒為所長而記也教人各因其材尤足餘意推論

出深意之意二句一虛說下

謹子曰登弟子於問難之間常有發吾之所未發而助我者矣若回則非助我者也但見其於吾所言無不契合於心而油然而悅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有助於我哉○胡氏曰無所不悅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惟然領受而畧無毫髮之疑○輔慶源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問而後有所知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西山曰說乃渙然水釋怡然順理而已○陸雲曰有憾而曰若曰其辭就語句外面看深高而曰乃曰其意就語句內面看○謹按註默識心通是解下句無所疑問言其非助我註意原一滾說兩

言言

卷一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

四孔子之言記此十八而并目其所長分為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

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

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

俗論○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說者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

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

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子曰孝哉閔子

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句都是感詞兩句都是喜意○本是深喜而出以賦詞曰若有憾焉可見原不曰憾

孝哉章○此見閔子之純孝積中著外重人不問上註中實字宜着服即呂氏所謂至行純篤也

滿子曰百行莫大於孝孝哉其閔子焉乎凡人行不實不能孚於家安能孚於

家今閔子之孝父母兄弟稱之矣而外人皆信之初不異於其父母兄弟之言非

實行乎於內外者能如是乎信可爲純孝矣○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

有之矣然或溺於愛微於私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實而

德彰矣○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註兼及友者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孝友一而

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李出雲曰人但恐孝友之實未必積於中耳到得結

於中自然著於外然亦必到著於外而后見積中之盛故夫子以其不問者言之

謹按本文子騫或問明言集語者之誤時說皆云孝哉閔子騫即其父母昆弟之

言而人不問之者也師於弟子不應稱字豈父母於子可稱字耶或問引韓詩外

傳見閔子所遭乃家庭之變變而不失其常內外稱之所以爲孝

南容章○此取南容之謹言言行原相表裏謹於言則謹於行可知

講白圭謹言之詩也南容每日三復此詩其能謹於言可知矣孔子以其兄之女

妻之恭取其賢也○朱子曰不是一日讀此乃是一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

言行也○李出雲曰深有意三字要細看此中有多少成慎玩俱在全副精神○

謹按三復是反覆流連意一日者終日也不是偶然一日如此意中深知言之不

可不謹故玩味此詩流連不盡有道不廢二句是孔子所以妻之之故根源止從

此句出註特推補出來見其可以爲子友之託也

康子章○此見好學難其人連下數章看見顏子死而聖學絕通是嘆惜顏子章

講季康子問弟子中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是顏回者好學之人不幸短命

則亡

閒去聲○胡

氏曰父母兄

弟稱其孝友

人皆信之無

異詞者蓋其

孝友

之實有以積

於中而著於

外故夫子歎而

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

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

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則亡

而死矣乃今也弟子中則無其人豈不深可惜哉○沈古歎曰兩處皆看今也

無豈當時更無學者乃知顏子之學絕學也

顏路章○此見聖人愛人以義重有棺無槨上在廟路分上原不當從厚不可

行只是帶說

謹言顏淵死家貧不能具槨其父顏路請天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槨是使

以情矣

謹子曰子或有才與不才以其父視之亦各謂之子也鯉之才雖不及回大

之子也其死也有棺而無槨吾未嘗徒步而行舍車以爲之槨以爲從大夫

朝廷體統所在不可徒行故也葬鯉可以無槨葬回亦何必以槨乎○朱子

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槨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

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也求耳○張南軒曰聖人博大之情

之情也鯉雖不可以并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槨則亦已矣夫子視淵固猶子

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謹按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都說說已

鯉如此則待回可知以吾一句正不徒行以爲之槨的道理徒行便是

行者不可徒行也義不可厚正以無財槨原當有非論分也胡註自是之論

顏淵章○此夫子爲道而悲夫子不以身之有亡爲死生而以道之絕續爲死

回死則道亡所以深痛之重天字

謹言顏死夫子傷之曰噫吾之道貫顏回以傳今回既死則吾自雖有吾道已

傳矣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嘆之其情之也深矣○陳新安曰

子之追顏淵以傳者也淵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淵死則道無傳

者必待其能聞乃告

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

車以爲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

也請爲槨欲賣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車以買槨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

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棺人之喪嘗

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

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

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當諸市也且爲所譏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向www.eitongbook.com

子哭章○此見慟淵之非過亦大喪予之意

講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慟從者曰夫子之哭慟矣欲其節哀也

講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訝曰吾果有慟乎吾非為夫人哭之而慟而更誰為慟乎明淵之亡哭之非他人比也○陳新安曰觀不自知其慟皆過也然

與顏回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門人章○此傷其回之非義貧不能厚自當安分不安分而厚葬便不循理與前不徒行以為之棺同義

講顏淵死其門人尊師之德欲厚其禮以葬之子止之曰不可家貧而厚葬非理也○陳潛室曰喪禮固有分亦需兼利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

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原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講門人違夫子而厚葬之○陳新安曰蓋疑詞以請車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講子貢之曰回於我恩義兼盡視子猶父也今我之葬回不知葬之得宜是予

不得視之猶子也然非我所為夫二三子之為之也所以責門人者深矣○黃勉

齋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

德而不以如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為道也請中郎之厚葬責之

非薄於顏子為道也○胡雲峰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

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蔡虛齋曰此須以曾子易簣事參看聖賢於道理

真是毫無纖悉之恨

季路章○此見學不可囑等幽明始終理一而分殊唯其理一故事鬼知死即在

事人知主中唯其分殊故事人知主必在事鬼知死先重學之有原上

講季路問事鬼神之道理曰明則為人幽則為鬼若未能盡誠敬以事人而得其

歡心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乎故當先求盡所以事人者可矣又問死之事子曰

大君子之用其禮義之○顏淵死子曰噫

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夫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顏

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

有慟乎○哀傷之至○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

不自知也○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

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

當其可皆情○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性之正也○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

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聽之○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知葬之

得宜以責門人也

論語先進

卷六

三

人必有生而後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求知所以生，乃可也。○朱子曰：人付從前，明處雖會，若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缺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方知生理已盡，無安於死而無愧。若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卻會得。○知知人生有多少道理，須要一一點得，則死底道理皆可知。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違，○事人當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反是推轉來，謂惟原於始，即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即回頭之意。○孫准海曰：事人便有全體，當盡入道去。夫知生便有踐形，無係所主工夫。○李岱雲曰：註云皆切問也。夫子正以其問之切，故告之亦切也。事人知生只是踏實地做工夫，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那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所以為無二理也。謹按所以生死以理言，不徒以氣之聚散言。

○此見聖人造就學才之心，在道以剛故於筆賢樂其有在道之器，取禍亦剛故於子路戒其有取禍之道。唯愛之至，故慮之深，無非為道計耳。

謹諸賢待夫子之問，其氣象各有不同者。閔子剛外和，德器深厚，但見其闇闇如也。子路剛強不屈，英氣畢露，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和順不足，剛直有餘，侃侃如也。四子氣象不同，皆稟光明正大之資，無陰邪柔暗之失，可以截道之器也。

夫子顧之而樂焉，蓋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朱子曰：闇闇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于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三子意思大同小異，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蔡虛齋曰：三者氣象雖不同，然皆止氣與立，故夫子樂得而教育之，使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振拔有為，雖其成就矣。

謹然子路過於剛強，有取禍之理。夫子因警之曰：若由也，似不得其所以死者然。蓋欲其知警以矯其氣質之偏也。○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未達其事，且性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

○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生初之理非生活

收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處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

祭禮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非原籍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闇侃音義見前。簠行朗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此節帶說。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皆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此節帶說。

也謹按子路死孔悝之難雖是見義不情畢竟是剛強太過遇事便自玉張不知其非故至於此病正自行行生來

魯人章○此見聖賢憂國愛民之心悝子不斥言其非但言舊之可仍意極極蓄深婉夫子稱之提醒魯人使不忽其言也

講魯有長府所以藏貨財也其來舊矣魯人一旦欲改作而為之○季氏雲曰若但修理葺治便是事所當然為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

講閔子騫諷之曰凡事之改作不得已而為之可也今長府之役在於得已但仍其舊制稍加修理如之何似亦無不可者何必紛紛改作勞民傷財為乎閔子之言蓋婉而切矣○蔡虛齋曰兩句看來只一連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

不易之意但其詞從容而決耳○季氏雲曰註引王說但以改作為勞民傷財崇利聚歛全不之及只勞民傷財便無益有害就當下說最妙謹按本文無加賦意不必添出季說是

講子曰夫人非輕言者也言不安出言則必有中於事理而益於人國使在位者而從此言其裨益豈淺鮮哉○陳新安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

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也謹按不言是言不妄發不是不言則已發必當理正從不妄發來八字一氣相生分平時臨事

非也有中即指何必改作之言○悝子正以警魯人若開開贊歎有何益處不重閔子之言婉而善入只重發必當理

由之章○此夫子造就子路意前因鼓瑟而發欲其變化氣質後解門人亦許其有人室之基使不懈於進耳為子路言則顯其短為門人言則表其長無非教也

講子路氣質剛勇鼓瑟無中和之聲夫子警之曰丘之教人以中和為貴今由之瑟不足於中和則學於丘之門也奚為益欲子路自克其剛勇之偏非遽絕之也

○季氏雲曰子路氣質剛勇但不足於中和耳化其剛勇之過則至於中和不難

四書正義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為長府長

藏名藏貨財曰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府為蓋改作之

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安發發必當

理惟有德○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為字即鼓瑟字其短

有能之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

足於中和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發於聲者如此

掌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

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室大

命書先進

矣此雖卑就瑟說却不是要他知其瑟音而已要他知其性情便是要他入室之意不足於中。和繼鼓瑟便見於瑟若言行時便也見於言。行雖按琴音之道通於性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不足中和是他全體如此偶然自聲流露出來是個由自然有此瑟聞其瑟可以知其為由。之字俱見全體呈露意。不是當鼓於他處不當鼓於丘門言其聲之不知與已不同且學於丘而氣質不化則於丘門奚為。剛勇便是非堂地位是好品。已不足中和便是未入室意中和是精微闊奧處曰不足有欠缺非全棄也。

講門人因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夫子曉之曰二三子勿輕視由也。是學之道其正大高明者如居之有堂其精微奧妙者如傳之有室由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但未到精奧之處而入於室耳由堂而進之亦易耳豈可以鼓瑟之失而遂忽之哉。蔡虛齋曰如仁義做得成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此精微之奧非堂是一個道理室又是一個道理。季岱雲曰下一已字特字重在升堂上云只欠這一層工夫子非謂向欠這一層工夫不能至也謹按上節未入於室意重此節未入於室意輕矣字也字語氣抑揚可見。

子貢章○此見道以中庸為至師之過不能愈於商之不及以其同為失中也孰賢一問未言賢在何人故師商平放說師愈一轉因過不及生來單言師愈故將過之不愈聲聲說來說末節重過一透勿倒說不及過過。

講聖門師商所造名異皆未合於中也子貢問師與商二人孰賢子曰師也好為苟難於中道則過之商也規模狹隘於中道則不及二人殆不同也。○朱公迂曰道貴得中是此章子過不及雖有落謹按一過一不及雖似平分然過是於甚底過不及是於甚底不及分明提出一小道來兩邊合勘不到后節始合看止說也註中每上一句是二子好處每下一句是二子不好處不好處原從好處出

室喻入道之次第。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持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子曰過故常不及。與猶勝也。子曰過

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歸於中道而已。富貴而求。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之聚斂而附益之。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由有為季氏宰又為之

是一套事

謹子貢曰天下事過意常勝於不及今師與商一過一不及然則師之所造因勝

於商歟

謹子曰道以中庸為至師之失於過猶商之失於不及也才質雖殊而學之失中則一而已矣安得以師為愈乎○輔慶源曰子貢為師愈以不直言也夫子謂過猶不及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言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言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金仁山曰子貢而師愈只是無個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個準的在便兩排君所爭在此季氏章○聖人惑黨惡而言民本文只是切責冉求就鳴救而政中又見救正意謹齊始封之君周公也就為叔父尊為家宗又有大功其富其矣季氏以諸侯之大夫而富過之此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求也為之宰不信不能救其過又為之急賦稅以增益之其豈惡中民甚矣○朱子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者故夫子如此說謹按公室四分后其君更無可攘奪其聚歛只是刻剝其民中更加刻剝註所以單云黨惡而害民也富於周公是惡聚歛附益是黨惡季曰富則民日貧黨惡自是害民故用而字串說

謹子貢之曰求也所為若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責善之義亦鳴鼓而聲其罪可也既已絕之而又使門人正之欲使改其過也○李岱雲曰心術不明故雖至聚歛而亦不自知以仕為急故既從季氏見其所為便不能拔出也推其原皆因資質柔弱之故謹按李即不當也不當為之聚歛况已富於周公乎而求也一轉正從首句出故夫子深絕之真將首句言謹問朱子所謂小貞之吉曰能改其德便是小貞之吉柴也章○此論四子氣質之偏使之知所變化也

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

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

故也○柴也愚要知學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

實可以見參也魯要為志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其為人矣

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要教誠也辟婢亦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自也居反○辟

謹凡學者之貢各有其偏短柴也在真守機謹厚有餘矣但明知不是固而不通是不免愚之偏也○朱子曰柴他是個謹厚成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蔡虛齋曰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止在智不足上

請參也精朴渾厚見進鈍而不敏是不免魯之偏也○朱子曰魯是魯鈍魯子只緣魯鈍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李士雲曰由後看曾子得力反在魯由看者曾子畢竟與魯同魯鈍魯子是一般病痛也謹接魯鈍也是正解程註都是原其究竟見曾子能變化氣質處真入聖人口中講也

講師也有於威儀而少誠實其偏在於威○李士雲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容止亦不可少田聖人所謂里感是謹嚴有矩矱便有誠實意思在子張習於威儀是於情飾貌便少誠實意思在

講由也料率野俗而少文雅其偏在於嘍四子之盾如此各因其偏而論之則善矣○張南軒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嘍則氣粗此皆其氣稟之偏也李士雲曰嘍只是粗俗凡言行與動皆是下謂俗論也是循証回也章○此言二子所這之與借同以勵賜也庶乎與屢中應屢空與與應但語有抑揚不必載對分配耳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語意側重賜還因其短而著其長見其可以進於道謂億則句輕帶者非是

謹子曰凡人皆求道而近道者少回也以明敏之責務洗滌之學其於道也或庶幾相近乎且不以貧屢動其心而求富而屢至於空匱焉夫近道者所造之高安貧者所見之大回富賢矣哉○朱子曰顏子於道庶幾知不單在屢空上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陳潛室曰單瓢屢空不改其樂幾於樂天之事與下貨殖正相反○蔡虛齋曰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矣○李士雲曰既近道豈有不安

使辭也謂習於由也嘍要宗福嘍五且反○嘍粗俗容止少誠實也

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而使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近

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屢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箴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中去聲

貧之理然貧而能安是棟難處者來說故註以又能作折

講至於賜則不然貧富有定命賜則不受天之命而有心於求富貴則常生殖焉其不如回之安貧樂道明矣然其不識則敝料事則亦能多中夫亦有過人者使由此而充之不亦可進於道哉○蔡虛齋曰上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受命則不貨殖貨殖則不受命應不必分看註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安貧對屢空樂道對庶乎謹按屢空即不晚其樂顏子之樂不可以道言然所樂畢竟是道非道外別有樂也故安貧樂道四字連說樂道即在安貧內此句單對屢空不受命指得廣貨殖是其一事然貨殖根源從不受命出而字串下做一事○億正是他才識明處說屢空固是不中者多然本文却重多中上註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是樂道不是近道且樂道在安貧下不在安貧上截對上節不妄上節註下又字兩事目為呼應下節下一然字兩事亦為俯仰友人喻云前節能文者又善詩後則不能詩者猶可教以文也顯得此章文意

善人章○此論善人之道質美便是上句註脚未學便是下句註脚一而字便是本文亦字兩句合看總得善人身分

講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其天資粹美所行暗與道合不必踐聖賢之成迹而自不為惡即不能造乎精微之域而入室人之室緣未加學問之功故也合而觀之而善人之道可知矣○朱子曰善人之道只是個善人底道理善人是天資渾然一個好人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踐履迹目不至於惡即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與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處○李侍雲曰不踐迹說他質美未便指他未學不人於室方是說他未學本章但就善人現在品第言由學以入室自在言外謹按必踐迹始不為惡則質不美不可謂之善人入於室則非未學又不止於善人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

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入

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

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子曰論篤

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

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再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兩邊一寫恰好開出一個善人全像非限定善人必不入室亦非善人盡往終不肯學也學字精微是不踐迹後一層工夫說迹當學不得不踐迹不消踐也不踐而踏地之合正是他真真處如何以此為未學註解云未學不云不學須行細論篤實○此言不可以言貌取人言貌相因言論篤實者色無不莊但君手裏裏如一莊不與在色否則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故謂之色莊者註中言貌取人貌字正指色言可改色莊為小人兩句語中意則在下一句講子曰觀人者非但言之虛浮者不可許也即言之篤實者亦不可輕許若但以其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為人其果表裏相行而為君子者乎抑亦矯飾外貌而為色莊者乎是未可知也安可以言貌而遂取之哉○李德雲曰論篤便該有貌在內言論篤實必有篤實模樣要有是與一是字只論篤便與所以忍有在色莊之偽非論篤中必無君子也謹按精神全在是字論篤是與則不觀其行事與心術可知矣詩中但以字正是字替身兩者乎都從此字主出兩者字正就一人助較不可作而人

子路章○此見聖人因材施教之教一進一退教雖不同無非約之於中也

謹子路問於夫子凡聞義即從而行諸天子退之曰有父兄在上所當稟命而得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乎冉有問聞義即從而行諸天子進之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聞斯行之二子之問公西華皆在側因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則曰聞斯行之一退一進問同而答異將行無定旨矣亦由或敏問其故子曰是誠有故也求也資稟柔弱每事退避故進之使勉於行由也中也有兼人之勇每事直遂故退之使弗傷於義一進一退皆所以善其行而歸之於中也子何疑焉○陳新安曰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力問問同答異亦但見而疑之耳其能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誰知之哉○黃西川曰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李德雲曰不是要由稟命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或敢問子曰求

求以進為中由以退為中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冉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遂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

便子。蓋子路勇行便之知有父兄便。多少詳。審若求自是。能聖命。故即敘之行。

非不消與命也。朱子謂非論其事特。其心之偏。最精。謹按公西華之疑。似在退。

居多。蓋名冉有乃論行常法也。觀其我退之。有后便見。

子畏章。○此見聖賢生死之義。曰子在。隱然見夫子。必不死。曰可。敢隱然見已不。

當死。揔以道深相信意。

講夫子有戒心於匡。一時遇難之除頭。一偶相夫在後。夫子但其為匡人所害及。

至乃喜而謂之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夫子既在。何故輕死以犯匡人之。

鋒乎。○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林。

次崖曰。回知夫子之在。以天未喪斯文之也。道以天子為存亡。回以夫子為生。

死聖賢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死為重。○蓋蓋曰。死非難處。死為難。故守死必。

須善道。

李子章。○此章見聖人沮僂。竊扶綱常之心。前四節子然以大臣視二子。夫子深。

抑其失。大臣之道。下是子然以從君擬。子夫子深許其有人臣之節。

讀由求為季氏家臣。季子然問於孔子。其仲由冉求可謂有大臣之望者與。蓋誇。

二子之賢。以見其得人也。○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其德望才業。

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李氏云。

曰。子然。是問由求品誼。不是問大臣德望。可謂句緊。節由求說。

講夫子以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抑之曰。子言。

大臣。吾意子必望非常之人。為問曾由。求之是問乎。○謹按。輕二子不是有意。

輕他二子。具臣如何當得大臣品目。季然不知。舉以為問。故輕以抑之。非常之人。

如伊周是也。

講子亦知夫大臣乎。所謂大臣者。必以道事其君。君所行合乎道。則贊助以成其。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

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

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

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

則必上告天子。不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

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

匡人之。

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

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

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而乃也。

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

者不從君。

之欲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

者必行已之志。

謂備臣。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

數而已。既非大臣。則從季。

子亦知夫大臣乎。所謂大臣者。必以道事其君。君所行合乎道。則贊助以成其。

美君所行。不合乎道。則匡救以正其非。其志不可行。則不仕而去。必不枉道以徇。

美君所行。不合乎道。則匡救以正其非。其志不可行。則不仕而去。必不枉道以徇。

美君所行。不合乎道。則匡救以正其非。其志不可行。則不仕而去。必不枉道以徇。

其君也所謂大臣者如此○黃勉齋曰○道事君謂密出處之宜○蓋難之義心
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也○宋公延曰○有不可則止○句經見以
道事君之嚴止○李富雲曰○能正心誠意○則其本而事君又能順善○則引君
當道以不從其欲豈有不可而不正之理○故知本領都在道字○必欲順善○則引君
是不從君欲處其必欲行已之志者○總似至此○事君之道也○大臣固不必定居其
位○但德量相稱○便可當之矣○以道事君○二句是就現在當其職位○就合窮達說不
得
謂今由與求也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從○云○僅能備一官之用○但可謂其臣數而
已矣○何足以語大臣哉○李休雲曰○臣雖備臣數而可謂諸氣言具可以當得
一臣之數○所云做得一官○辨得一職也○詳按經無以道事君二句○本領便是具臣
且臣不必無才○試看由求是何才具而子猶以具臣目之○方知大臣品位超絕于
古
謂子然曰○由求既不可為大臣○則凡事惟聽命於所事而順從之者與○李休雲
曰○且臣止循分辦職○無所匡救○故以從之為問○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從今既
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蘧子曰○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君臣義則聞之熟矣○若弑父與君○人逆無道
之事○亦不若當難○以從人也○蓋許二子以死難不可辱之節○而陰許季氏不忠之
心也○宋子曰○孔子所謂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皆循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
只具臣已過其分○胡氏曰○方子然欲勉由求以誘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
道○友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間○可以沮僭竊扶
綱○當直聖人之言也○謹按死難不可辱之節○自是二子真本領夫子直信得過○故
深許之○季氏聞此○知二子必不為其爪牙○不臣之心○亦因此自沮○又所以深折
之也

氏之所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
為而已
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不故
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辱之節
而又以陰許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正也可謂其臣矣○是時季氏已
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子路使子羔為
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為季氏
子路曰夫人之子
王同○
費宰
宰而舉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
學遠使治民適以害之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東祖
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美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臣固
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子路章○此見學而後可入政上○即車下因其強辨而斥之

講子路以質邑故欲使子羔○之宰蓋以其有厚重之德足以服人也

講子曰凡人學億而後可登仕今夫一人之子質美而未學遽使之治民則學問功

業俱無所成是貶害之也○馮厚齋一成人兄死而不為哀聞子羔將為成宰遂

為哀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然則重厚有德而未學則雖明而用必空遠

使之治邑非所以全之也謹按質美○學不必敷○之邑雖不可治註但以治民

為言子所謂貶在為宰上起見不在貶邑起見也惟其未學遽使治民所以害之

若不說明未學請問如何是貶○惟字指定未學故下有何必讀書之說

講子路曰子以為未學不可為政意必讀書而後可以為學耳然費邑之重有民

人焉所當治也有社稷焉所當事也於此而求所以治之事之理即是學何必

讀書而有謂之學乎○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故

耳

講子路之言非使子羔本意但強辭以答夫子耳子斥之曰我平日所以惡人故

者正謂其不度理之是非而徒逞口辨以禦人耳今出以仕為學則後甚矣不亦

可惡之甚乎惡出之倭而使子羔之非益見矣○朱子曰子路當初使子羔意本

不如此只大言來答故孔子惡其倭倭不是謂倭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

時業得語未也好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或

有失其宜者兄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謹按看註中理屈詞窮子

路明知不是而不肯服弱勉強枉撰抵當遮塞不過無聊之詞耳故夫子不斥其

非而特惡其倭若初意便是如此則夫不當勇有以斥之矣註中幾希矣以上是

破何心讀書之非非其本意下纏入本○正位惡倭一向如此是故是指本事因

本事畏喝子曰惡倭之心出來語意猶云我平日惡倭為甚緣故為是之故所以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初未嘗學而使之即

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悞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

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倭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

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

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

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倭也○子路曾皙再

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哲

子曰以吾二

曰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土聲○言我雖年少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

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

人不知我如或

命吾先進

侍坐章○此見聖人造就諸子意三子各有實在經綸實點自有實在見地其言點所以廣三子之見與三子所以實會其言之用無非終也曉得大行不加窮處不損道理便知子路可曾實點可與曉得前獨善達則兼善道理便知曾點可與三子亦可與樂天之誠憂世之志者並行不悖禮字是一意大眼三堯舜氣象在此聚會

講若子路曾實點有公西華侍坐於左之側此正可以言志之時也講夫子誘之言志曰爾等有懷未言或曰吾之年一且少長於女然勿以我長而難於言也○李信雲曰記者此章言志氣象上墓寫此雖未墓聖人氣象而氣象已於言辭間見之求赤兩段皆於意間見氣象幸爾鼓瑟又是從旁補綴以明為其神

講爾上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之才足以為世用俱人莫我知也如或有人知爾舉而用之則以何者施諸用哉試為一言之可也○真西山曰聖人引二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居則何是惟發其蘊不是識其深妄下二句是激令其領吐不是笑其無具

講子路承問畧不遜讓遂率爾而對曰有千乘之國兵賦甚煩介乎大國之間舉動有制勢既難為而且加之以師旅六載曰與因之以餽餽凶荒無食時又難為若使由也見知於人而為之修政立政比及三年可使民皆有勇而敵愾先又且知方向而親上死長是由之志也言畢六子哂之○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仲○陳新安曰時勢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修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底蘊而言也馮厚齋曰二子言志皆以三年為斷蓋古者三年考績要其成也○蔡虛齋曰此處下個率爾便對下鏗爾舍瑟言之○李信雲曰目下不作兩截事故子路政教一時兼舉有勇知方一時並敘謹按秦人強悍樂於戰鬪亦是有勇必知方纔是聖賢家當且字

存人知友則女○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將何以為用也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攝之包善政善教說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之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孰曰饑來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

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只重此句下只

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如

帶說輕

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

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